一夜纏綿

心青著

「連個影子也沒碰見。」

「你上去時三〇七號的房門開着沒嗎？」

房門半掩着，我輕輕脚步進去，臥房裏一點聲音也聽不見，我想總是床上的兩人，還沒有忙着穿衣，到了外面，電話機該馬上響如響局，臨時却又怕自己事情，所以沒到門口就把照相機朝床上一擲，我的天，這一刹那電光內了不到一秒，却嚇得我魂都散了，兩腿幾乎軟了下去，只看見一個男人死在床上，血跡斑斑，他到這裏，他停了一刻，兩手捫着臉孔恍惚眼簾裏重新映着那一幕恐怖的鏡頭，然後繼續說道：「那時我回身就走，到了外面，電話裏的聲音和昨晚，裏面，所以沒把我的姓名報告警察，我要我查到你家裏的電話，却又發現對方的聲音像魯奇，以上必定是警察，所以掛上了，現在知道那電話裏的聲音就是你的。」

「對的，你的聲音和我的聲音不同，他的聲音是怎樣的。」

「說不出，好像比你粗重點，如果不是你，究竟是誰。」

「這就是我現在昨天那人不是你，究竟是誰。」

魯奇納着眉頭說：「這就是我現在要查的第一件事，他叫你怎樣和他聯絡，他有告訴我住何處址，並且再三吩咐我千萬別到電話裏的事。」

「他沒有告訴我住何處址，並且再三吩咐我千萬別到電話裏的事。」

「那麼你要張照片，怎樣交到他手裏。」

「他要我寄給一個波城的律師，他把那人的姓名地址都給了我。」

「這個律師是不是叫做史同。」

「對的，他說這個律師會付給我那五十元，通常這一類生意我都是先收現款的，不過憑着奇的名望，我認為不必担憂，所以當時隨口答應，你知道誰殺死張必聽？」

「我如果知道，也不必到處找你了。」魯奇說着站起身來，望了望手錶，已將午後一時半。

老盧踱踏着也慢慢站起來，面上局促不安，他說。「現在我該怎樣辦。」

「我看你，馬上拿着那個照相機和昨晚拍的那張照片送到警局去，原原本本把那人的姓名地址都給了我，